

写下这个题目,肯定有读者朋友要问:这个76是什么意思?是指1976年的纪事?还是另有意思?我得赶紧说明一并回答,到今年的10月,我76足岁了。

年龄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很清楚明白的一件事。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说起年龄的时候,就变得有点儿复杂了。就拿我来说,年初几个月里,有人问我多大年龄了?我随口就答:77岁了。询问者马上会问:虚岁还是实岁?我只得如实道来:虚岁,虚岁。那实岁呢?75还是76?我会斟酌着说:75岁的生日过了,该算76岁了吧。语气不是那么肯定的。这时候有人就会说,75足岁过了,可以说76了。但同时也会有人提出疑问,说76足岁还未到,仍然只能说75。

看看,一个与本人有关的年龄,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会有三种说法。

我76足岁的生日快到了,写一篇76小记,应该还讲得过去。

按说76岁也没什么必要小记一番。只因我的生日是在十月,是年年都遇到的国庆长假。小记一下,似还是有必要的。记得国庆30周年、40周年、50周年、55周年、60周年、70周年,直至去年的75周年,或许有记者来访,让我作一番创作上的回顾,或约我写一篇“我和共和国”的文章。国庆70周年时,吉林人民出版社还把我的《我和祖国70年》作为献礼书,自2019年以来连续印了五版。

我之所以提笔写下这一篇小文,也是有一点创作上的收获可以在国庆来临时作为汇报。我始终认为,和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一个作家最好的国庆礼物,是用他的劳动成果报答祖国。

今年的上半年,准确地说是第二季度,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情在贵州山水间》。书中收集了我写下的21篇民族风情人文散文,这些散文中描写了贵州省的六大最有代表性的景区。简称:黄小西吃晚饭。

黄即黄果树大瀑布景区。小是荔波

“76”小记

叶 辛

小七孔风景名胜景区。西为西江千户苗寨。吃是赤的同音字,指的是赤水丹霞地貌及赤水大瀑布。晚同样是个谐音,专指黔西南万峰林景区。饭同梵音相近,指的是世界遗产地梵净山景区。外省人看到“黄小西吃晚饭”,往往以为是一个吉祥物的名字或一个民间传说,而贵州老乡却十分认同这一带有谐趣的说法。

恰好和贵州结缘半个多世纪了,这些地方我都写下了一点或长或短的散文。令我高兴的是,九月上旬贵州人民出版社三位编辑出差来上海告诉我,首版印的六千册中英文配上图片的新书,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已经脱销。并且给我带来了两本第二次印刷出来的新版书。

今年的第二本散文集是《荡马路》,上海书展期间出版社、电视台都作了宣传报道。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本书也是远东出版社出的,是中篇小说及上影集团电影导演茶羽改编的同名文学剧本《深河桥头》的合集。这是反映贵州布依族、水族百姓在1944年“黔南事变”中的一个故事。这本书是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礼物。

三本书先后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和贵州及上海的读者见了面。在二、三季度过渡的6月下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叶辛五卷本,包括我以往写作的五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婚殇》《恋殇》《魂殇》,《蹉跎岁月》问世45年了,这次是第二十四次的新封面。《孽债》则是第十八个新封面的版本。出版社告诉我,设计这两个封面的美术家,是中国十大书籍装帧师之一。收到新书,我也十分喜欢,尽管是35年前和45年前的作品,我还是在床头爱不释手地欣赏了多日,才放进书柜。另外三本《殇情》系列的书,都是刚刚过去的那难忘三年里写出的,每本书出版时都做过报道,我就不重复了。

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国庆节一过,2025年很快就会过去。到了2026年,我还会有新书出版吗?

何为先生走了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他与他的散文。在他生前,我记不清多少次踏入他在陕西南路一条弄堂内的老房子。进门是一间大客厅,连着朝南的小花园。我们就在靠窗的小桌旁坐下,品茗聊天,漫无边际。当然,谈的大多是文学。那时看他的散文,没多留意。直到

何为的故乡情

韦 决

近年,我经常返舟山旅居,才知道何为是舟山定海人,童年在那里生活过。再回读他的作品,发现他的文里字间,都留下了对故乡的一片情愫。

何为的母亲是舟山沈家门人,她嫁到舟山定海,生了五个子女,何为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为生计计,长年在外交生,无暇顾及子女。何为从小与祖母一起生活。因祖父何瑞堂在上海开设鸿宝斋石印局,祖母移居上海,把四岁多的何为带在身边。稍大些,何为随父亲何兆裕去其工作之地宜昌、汉口,并在汉口读完小学。十三岁随父母回到上海,读完光华附中,考入圣约翰大学。后成为《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上海清华影片公司特约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1959年调至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辑组副组长。他是省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名誉主席。退休后回上海定居。

何为以散文名世,写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以简约平淡见长,尤其融入一些故事元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共鸣,如《第二次考试》《临江楼记》等。故乡情结一直是他写作的底色。他的记性特别好,在不少文章中写到了童年与故乡。1960年7月,离开故乡三十多年后,他第一次返回浙江舟山定

海,感慨万千,写下《我的祖母》:“祖母是我的保护神。她给我讲天上神仙的故事,讲孟姜女寻夫的人间故事。祖母不识字,不过我总觉得她像是一本无字的书,书上写满悲欢离合令人神往的民间传说。我一知半解,却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他写童年老屋:“一眼瞥见熟悉的月洞门。童话般的月洞门之间,天井里显得空旷开阔。花墙边并列着几个大水缸,家乡俗称七石缸,用以承接檐下的雨水。我与小伙伴绕着缸边捉迷藏,骑木马,摆弄小乌龟,那是我嬉戏奔跑的地方。”关于家乡的话题,他先后还写过《小城大街》《登山记》等。

在何为眼中,那唯一的一次回乡,看到的状元桥,巨大的石阶改建后已不复存在。“老家旧宅早已改成了百货店的商品堆栈。”他感叹道:“也许我最好是不还乡,……不要寻求那逝去的旧梦。我不知道是有所得抑或是有所失。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变样。”

六十年后的今天,我来到定海,想看看何为先生的故乡和老屋,变化堪称天翻地覆。这里,已是一片高楼林立的商厦了。

何为把上海看作第二个故乡。他的文学写作是从这里开始的,1937年他的第一篇散文《路》刊登在《中学生》上,那年他只有十五岁。第二年参加上海各界民众组成的慰问团,秘密前往皖南慰问新四军,回沪后,将见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见闻写成散文,编为《青弋江》,由万叶书店出版。他晚年在上海的旧屋里,写下更多的散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七十二年了,最近又传来将建设新宫的消息,让人倍感兴奋,同时很多人怀念起少年宫第一任主任陈维博和第一任支部书记戴辉。

陈维博是儿童校外教育事业的一名开拓者。1947年到上海不久,就担任了儿童福利站的站长。1953年受命担任中福会少年宫的第一任主任。在宋庆龄的“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理念指导下,陈维博开展了许多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他根据少年宫的场地创建了音乐、舞蹈、美术、科技等舞台,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课外活动阵地,也为少年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维博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亲自参加选拔,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戴辉书记积极发挥党组织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引领作用,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少年宫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陈维博和戴辉相互支持,合力推动少年宫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他们共同策划了许多项目和活动,如受到一代代少年儿童喜欢的“勇敢者的道路”、布谷鸟歌咏节、戏剧节、科技节等。他们都重视榜样教育,请来黄继光的连长、雷锋的班长、刘胡兰的妈妈、卓雅和舒拉的母亲、老红军等和孩子们见面,介绍事迹,给孩子们以鼓舞和力量。陈维博还重视对孩子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那时,少年宫有一支“小伙伴服务队”,参与对少年宫的服务与管理。陈维博还专门为服务队写了一首歌《为人民服务最光荣》。

1983年陈维博已经担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考虑到时代的发展,他要求在少年宫开辟儿童学电脑的重要项目。1983年“六一”之际,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成立了。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少年儿童普及电子计算机知识的教育活动场所。大力开展群众活动和普及工作是陈维博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他开启了一系列全市性的活动,如小孔雀舞蹈节、游戏庙会等,编辑出版了《有趣的游戏》一书。他还创作了许多少年儿童诗歌和歌词,如《在刘胡兰像前》等。

戴辉结合工作和活动需要,也为少年儿童创作了《群雁高飞》《学习解放军》《红领巾的队伍在前进》等作品。20世纪70年代,“东方红”卫星上天。戴辉邀请张秋生和我来到少年宫,先是陪同我们走了“勇敢者的道路”,然后请我们创作“红领巾歌颂红卫星”的诗歌。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陈维博在2001年2月2日离开了我们,九天后他的好搭档戴辉也去世了。我为他们写了挽联,上联是“陈年旧事,维系博大心灵”,下联是“戴月披星,辉映校外园地”,横批是“生死相依”。

传奇

姚 莹

朋友给我讲了他前女友的故事,一段传奇。

女生家在一个小渔村,她从小住在船上。姐姐初中肄业,家里不让读了,小小年纪就进厂打螺丝,过得很苦。女生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她上初中时,家里又不让读,她绝食抗议,自己走路十公里去镇上考试,考上了重点中学。之后边打工边学习,考上了复旦,报到那天,她是一个人来的。

朋友和她分手是因为每次她让朋友帮一个忙,都要再找另一个人同时做。她永远有B计划。有几次朋友已经花很长时间做得差不多了,她说不用了,已经搞定了。朋友接受不了,在她这,他是备选方案,她不是百分百信任他;经常做白工,他的时间也很珍贵。

我们都知道,女生永远有B计划,因为她没有退路,她的人生容不得一丝差错。男生理解,但还是接受不了,所以他们和平分手了。朋友说:虽然分手了,但我真的非常佩服她,她是天崩开局,如果把我放到她的环境里,我肯定没有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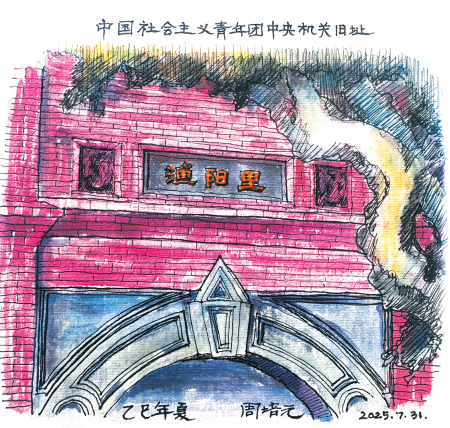
悟性与坚决,绝对考不上复旦,就去工厂打螺丝了。

现在,她家已经从渔船上岸了,因为好政策,给渔民们在岸上建了房子。她成为某著名大学的老师,也遇到了更适合她的人并结婚生子。很好,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都非常敬佩这样的女生。一路走来,她一定经历了很多磋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她的身上,我真的感受到了顽强的生命力。

好奇她后来找了个啥样的,朋友说是和她势均力敌的博士,现在也在某著名大学执教。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她发展得好,她值得更好的人生。

有位作家说得好:“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新渔阳里 (水彩) 周培元

往往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力量。

想起一日傍晚,我在厨房做饭,脑子里控制不住想的,还是白日里未完结的工作琐事。这时,忽然闻到一阵幽香,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一开始,我以为是饭香味,但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一边洗菜,一边寻找香气的来源。一抬头,眼睛扫过厨房的窗户,看见楼下的桂花开了。原来是桂花香。那一瞬间我被治愈了,这种生活中的平淡之喜,似乎也用不着急与他人分享,但倦了一天的心,就这么被抚平了。这又何尝不是生活中遇见的“泉水”。

黎戈的《平淡之喜》里,她说喜欢无意中擦过一股清香。后来我想,我每天上下班,一次次从楼下那一排桂花树旁经过,却从未留意过它们,这哪是错过,这分明是过错啊!就像在夜归的路上,在拥挤的人潮里,谁还有心情抬头看看

城市夜空中的星星月亮呢。

我上次看到它们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吧。吃过晚饭,我和家人在乡间小路散步,远处有鞭炮声,我不经意就抬了抬头,看见淡淡星星,温柔而静谧,甚至忍不住拍了照片。我回家慢了下来,因此我才遇见它们。

守住原乡,好好生活

姜业雨

上有这样一句话:“生活有时很难,内心有时困厄,我们唯有远眺。人无法不远眺。”是啊,人无法不远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生活本真的温度与确幸。在城市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每天低头赶路,匆匆的,却从未有过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空的冲动。但我们到底在赶什么呢,有什么事情比自己更重要的呢。

有一次,傅菲老师的新书分享会,他跟读者聊到客居山中的经历,他与山

文,出版了散文集《织锦集》《老屋梦回》《纸上烟云》《何为散文长廊》等。

后来闲聊时,我得知他最感苦恼的是眼睛患黄斑变性,且日趋严重,有想写文章的冲动,却苦于无法执笔为文。一次,他说想把后花园重新翻修一下,在玉兰树旁再种植一些新的树苗,多看看绿色。我找了在园林局工作的表哥,总算了却了他的这个心愿。还有一次,走进他家,没有了往日的西洋音乐旋律,家中一片静寂,何老说,小音箱坏脱了,有啥办法?一台音箱,对于一个视力很差、主要

民、自然万物相处,内心放下很多东西,他思考的一切,都在自然中找到答案。很多读者表示向往,我说我不向往,但我想回去。我想回到我的原乡,那个小小的村庄。母亲种在门前菜园子里的蔬菜,在秋天这个时节该采摘了。我真想回去,看看母亲的菜园,吃一顿母亲种出来的菜。

隔几日与父母通话,在离家五六百公里的地方,我从电话里竟然听到了来自家乡蟋蟀的叫声,那么遥远,却又如此动听。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原乡,那可以是我们出生和牵挂的故乡,也可以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即使这个中秋无法归乡看月亮,但在“原乡书系”的阅读里,我似乎已经回了一次又一次。

十日谈

书相伴秋韵

责编:郭 影



靠音乐相伴的独居老人,是何等重要。我立即找到好友调音师阿关兄,来到何家查看音响,三下两下便手到病除。听着美妙音乐重新萦绕屋宇,何老露出欣喜的笑容,还勉力给晚报写专栏文章,结集成“夜光杯文丛”中的《纸上烟云》,说着就取出书来,艰难地为我签名相赠。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专著,也是他晚年的精神寄托。